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四十九
至五十二



13
849
183



冊 4 3
號 849
卷 183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七

褒賞

春秋述五諫之義戰國垂三賞之令蓋褒揚諍臣有
從來矣非合忠秉直謹言正義挺匪躬之節竭愛君
之誠者胡能感悟上心受茲寵錫者已繇漢室而下
以諫諍著稱者乃有激昂辭氣面論虧失或伏閣奏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四十九

贖傳置飛章挺引古今箴切時病世之賢君樂聞其說釋然嘉納穆然稱善言對慰喻璽書優獎增加爵秩便蕃賜予至於報服御之物申宴餘之樂以其語言載之史策皆所以勵骨鯁而懲諛佞焉

漢郅都為中郎敢直諫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帝欲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一姬死更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而嘉之錫都金百斤帝亦錫金百斤東方朔為掌侍郎武帝使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

提封傾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夫毀什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禮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又董偃得幸於竇太主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朔陞戟殿下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曰偃安得入乎帝曰何謂也朔曰以人臣私侍公主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昔伯姬燔

而諸侯憚奈何臣乎武帝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飲
後而自改朔日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
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乃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
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于定國為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多行淫亂定國上
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
諫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甚見任用

路溫舒為廷尉史宣帝初上書請除誹謗以招切言
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遵文武之德

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承
履和樂與天罔極天下幸甚

言與天長久無窮極也

帝善其言

遷廣陽私府長

康衡為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元帝問以政
治得失衡上疏言遂宜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
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
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
能之政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帝悅
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貢禹為諫議大夫元帝數虛已問以政事禹上言廢

為太多請減乘輿服御及請復田與貧民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後漢邳惲為上東城門侯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

張禹和帝時為太尉帝南巡祠園廟禹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幸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祀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至京禹特蒙賞賜

郭舉為鄴奚都官上書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市曹令

魏楊阜為將作大匠明帝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役後庭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請諸所繕理務從約節等事詔報日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

將順正救備至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帝既作新宮
又營雒陽宮殿觀閣阜又上疏諫之奏御天子感其
忠言手筆詔答

晉閻纘爲西戎較尉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關
上書理太子之寃書奏御不省後皇太子孫立纘復
上書言東宮宜妙選忠直亮正之士又潘岳繆徽等
皆賈謚父賞其相沉抑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
其忠烈擢爲漢中守

梁郭祖深武帝時爲後軍將軍時帝溺情內教朝政
縱弛祖深輿觀詣闕上封帝嘉其立擢爲豫章鍾陵
令員外散騎常侍

後魏周澹明元時爲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討論不可之意帝
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澹浩妾各一人
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崔浩爲祭酒時劉裕在雒議欲以軍絕其後路明元
問浩浩對以爲不可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
酒十觚水精戎鹽廿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欲
與卿同其甘也

高允文成時爲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前後諫事非一

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
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尋屏左右以待之
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
上事有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
非子何爲不作書諫之使人知惡而諫於家內隱處
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
諫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
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嘗正言面論至朕所不用
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
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

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旁耳皆
至公王此人把筆輔我國家不過著作即汝等不自
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

宿石爲中壘將軍遷內行令嘗從獵文成親欲射虎
石叩馬而諫引帝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宿
石忠臣叩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
駿馬一匹

成淹孝文時爲謁者僕射時孝文自徐泛泗入河還
維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上疏陳諫帝勅淹曰朕
以嘗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雜欲通

運四方而黃河浚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
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勃
賜驕驕馬一匹衣冠一襲

李彪爲秘書丞嘗上封事七條後孝文詔曰歷觀古
事求能非一或微承籍廕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
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亢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
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
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愛國若家載宣朝美若不
賞庸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
款

高道悅爲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朝不畏
強禦詔曰道悅資性寬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
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梗朕實嘉其一至
謇諤之誠何愧黜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
故

後周張衡武帝時爲大學士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
獵衡露髮輿襯叩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
擢拜漢王侍讀

唐孫伏伽武德初爲萬年縣法曹上疏陳三事以諫
高祖覽之大悅賜帛百疋擢拜治書侍御史

盧政力武德三年爲屯田郎中高祖謂政力曰每見卿奏諫志存正直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朕何德而堪之

楊纂武德中爲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拜考功郎中

張蘊古貞觀初爲幽州記室直中書省上大寶箴深存規誡之體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魏徵爲諫議大夫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忻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

之主思竭共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

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因向日每與虞世南商畧今古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一悵恨朕嘗戲作豔詩世南便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爲國之利賜令繼和輒申狂簡而今之後更有斯文斷以死請不敢奉詔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虞世南天下何憂乎不治因顧謂虞世南曰朕更有此詩卿能死不虞世

南對曰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故季札聽詩而知國之興廢盛衰之道實繼於茲臣雖愚誠願不奉詔太宗大悅賜絹五十疋戴胄爲尚書左丞領諫議大夫貞觀三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將脩復雒陽宮胄上封事諫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姚思廉爲弘文館學士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進諫曰此秦皇漢武之事耳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嘉之賜帛五十疋

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太宗嘗言及山東門中人多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意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太宗然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嘗預議焉

高季輔爲太子右庶子上疏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李大亮爲涼州都督貞觀三年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

非其人大宗下書日以卿兼資文武忠懷貞確故委
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
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
腹心非嘗懇到覽用嘉歎不能自己有臣若此朕復
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
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御金胡瓶一枚雖無千
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張玄素爲給事中時發卒脩雒陽宮以備巡狩玄素
上書切諫太宗覽之甚悅謂房玄齡曰雒陽土中朝
貢道均朕故欲脩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

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若所有作役宜
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
乎可賜絹百疋

谷那律爲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
曰雨衣若何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
矣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

杜正倫爲中書侍郎嘗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
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
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
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

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嚙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嘗能如此朕豈有慮危亡我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竝賜帛有差

蕭鈞爲諫議大夫有左武侯引駕盧文操盜左藏庫物高宗令殺之鈞進諫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來公敏爲詳刑大夫總章二年冬高宗特幸涼州時隴外虛耗識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

蓋當禮朕欲暫幸涼州觀風省俗如聞在外咸謂非宜必若此行不可自合以實聞奏今對面不言退有移議何也宰相已下再三莫有對者公敏進曰臣聞省方出豫王者嘗規陛下愛育蒼生每思靜鎮今欲巡幸涼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旣見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畧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侍鑾駕備擬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帝默然良久曰卿等旣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計亦不至勞費

今時已涉秋節候漸冷且賜卿縉綵以充衣段於是賜物有差竟下詔停西幸無何公敏自詳刑少卿擢為黃門侍郎賞其能直言也

魏元忠儀鳳中以前大學生赴維陽上封事召見對敷稱旨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春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切諫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錫無以獎勵於是賜物百段

朱敬則則天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兼脩國史時賦役繁重戶口逃免敬則多所諫奏言甚切至太后大嘉之頻召入禁中訪以時俗要務俄令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郭山暉為國子司業景龍三年春與羣臣宴遊令各効技藝以為笑樂山暉獨奏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兩篇帝許之乃歌鹿鳴蟋蟀篇翌日帝嘉山暉之意降詔曰郭山暉業優經史誠綜古今八索九丘繇來邇覽前言往行實所核詳昨者同有豫遊式延朝彥既乘歡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輔時雅申諷諭謇謇

之誠彌切諤諤之志愈明宜有褒揚美茲鯁直可錫時服一副

和元祐爲真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意嬖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鞠於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衛長史

韓朝宗爲左拾遺景雲三年上疏諫作乞寒胡戲睿宗覽而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張九齡韓朝宗玄宗時爲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將幸新豐之溫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

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魏知古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玄宗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嚴挺之爲左拾遺先天二年三月玄宗御文德殿宣示百官以挺之上書切直賜物六十段衣一襲

姚南仲代宗時爲右補闕大曆十三年獎葬貞懿皇后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適章敬寺後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諫之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臣時左拾遺何士幹

亦上封論事特詔褒賞遷爲補闕

李絳元和二年爲司勳郎中充翰林學士嘗因浴室北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憲宗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

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切不迴怒色却散稍慰喻曰卿盡節於朝人之不能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使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上遽宣宰臣命與改官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而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

鄭澣餘慶之子也爲左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覲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

裴潏穆宗即位初自江陵縣令爲兵部員外郎潏前爲起居舍人以柳泌事抗疏論陳忤旨出官至是酬

高鉞爲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
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疋

劉栖楚爲左拾遺敬宗卽位初百寮入閣日絕高未
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久欲頓踣者諫議
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
又益晚今不能迴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閣赴金吾仗
待罪有頃旣坐百官班退栖楚獨留帝前而進諫曰
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
下卽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

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
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
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
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
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
叩頭候進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檻額見血帝
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卽
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栖楚曰所奏知
門外待進止栖楚卽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
宰相臣贊其事於帝前命中人就仗宣諭并李渤並

令各且歸第後數日擢栖楚爲起居郎賜緋栖楚矯讓不拜以疾歸維是歲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遺恩倖求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助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寶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問前時廷諍者得不在其中邪即日宣付宰臣令除栖楚爲諫議大夫

韋處厚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遊及晏起曰臣有大罪願面首於陛下前帝曰何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壽合當誅戮然所不死諫者爲陛下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疋銀器四事

崔暉爲給事中敬宗卽位選爲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暉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平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錦綵

李渤爲諫議大夫時長慶寶曆政出多門事歸邪倖

渤居位章疏無虛日敬宗雖日事淫縱亦爲之感寤遷給事中謝日錫紫金魚袋

魏暮爲右拾遺時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文宗取孝本女二人入宮暮上疏切諫帝立出之尋除右補闕文宗謂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彌成政令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極忠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暮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辭未幾遷起居舍人兼弘文館直學士文宗謂曰卿從來論事無所顧望頗有文貞之風甚慰朕懷今故不徇月限擢卿此官因問曰卿家有何舊圖

書詔勅暮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曰卿可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耳覃大慙又謂暮曰自今有事卽論暮口頂爲諫官合盡規諷今爲起居職在記言伏望遣臣歸職文宗曰凡在兩省官卽合論事不得固辭繇是起居舍人超拜諫議大夫其制畧曰朕以邦國之大機務之多惠有所未周化有所未洽不有忠讜之士左右規益逮暗無燭不其難歟今則高選正人俾居諫省朝政闕失期於必聞是用簡自帝心特申獎命所宜稱職豈限葦資可諫議大夫仍兼起

居充職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八年直方上疏曰臣伏見近歲已來災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是陛下事異於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雖有教方音樂陛下未嘗賞悅因有賜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有伶人不害於事陛下卽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或聞近來稍不知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新音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

侵蠹聖祚得不憂乎上覽奏嘉歎賜帛百疋并以女示宰臣令宣付史館

殷侑爲刑部尚書開成元年賜侑黃金十斤命中人就帝宣賜以獎直書
竇洵直爲右拾遺開成三年文宗以仙韶樂人尉遲璋爲王府率洵直紫宸廷諫以爲不可伏下後命中人齋絹一百疋賜之

宋祁爲右拾遺開成四年四月宰臣奏事罷退及半庭帝却召論曰昨論坊州事者爲誰楊嗣復曰宋祁帝曰宋祁論事至當殊可獎何時授官李珣曰去年

擢授嗣復曰諫官論事如當陛下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陳夷行曰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賞何繇得官爵以為賞此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事亦不免夷行曰情若公言即不可翌日賜宋初絹一百疋先是除郭遵為坊州刺史初上疏以遵不可遵至任以贓罪聞故有是賜後唐李詳任左補闕長興二年上疏直諫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詳奏聞帝甚嘉之賜詳五品章服

晉何澤仕後唐為維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屢其從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斂下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縱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理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明宗天成三年駕在汴水欲幸鄴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因伏門切諫竟罷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

于鵬為右拾遺天福二年鵬上章言事其一請頻御外殿採納忠言其二請添擇大臣十人每兵僉諸其三請罷修燒毀宮殿恐勞民力其四以太原傷殘所蠲半稅未嘗為當今請全放勅曰于鵬官居諫諍志

在輔禪所闕貢陳咸關政化備詳端盡良切歎嘉宜
陟階資以申酬獎其于鵬加朝散大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詞臣部

總序

夏商之前詞臣之制蓋未詳聞說命云其代予言則
其事也周禮春官之屬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
遠近一日辭二日命三日誥四日會五日禱六日誅
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策謂以簡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辭也

之以方判書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若以書使於四

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御史掌贊書王有命以書致

今尚書皆司言之任也漢制帝之下書有四一日策

書二日制書三日詔書四日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

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

三公其罪免以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

已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日制詔三公皆璽封

尚書令印重令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告也其

文日告某官云如故事告誡勅者謂刺史太守其文

日有詔勅某官他類此又尚書王作文書草下筆為

詔策出言為詔命後漢因之故尚書陳忠上疏云尚

書為王喉舌之官而諸郎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

文轉詔求請也魏制中書監令竝管機密掌贊詔命

典作文書屬官通事郎掌草詔即漢尚書郎之任蜀

初劉巴為尚書令先主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則尚

書之職典詔命矣吳有中書令頗與魏同制而國初

文誥之類皆出侍中胡綜則門下兼其事矣晉制以

省郎一人管司詔命任在西省謂之西省郎宋齊因

之梁世中書舍人用人殊重專掌詔誥故裴子野以

中書侍郎鴻臚卿聿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詔誥
初魏晉已降中書令侍郎即聯掌其事至是舍人始
專之又梁集書省置散騎常侍而下事具臺省序爲諸優
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後魏初多尊晉制中書令
而下掌爲文詔北齊因之後周依周禮建六官太宗
伯之屬有內刺外史典命蓋其職也隋有內史舍人
專掌詔誥唐循梁陳故事初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其
以他官領者謂之知制詔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
按典故起草其禁有四一日漏洩二日稽緩三日違
失四日妄誤有以他官特詔草制者然未有名號乾

封已後始名北門學士自永淳已來天下文章道盛
中書舍人爲文事之極任朝廷之盛選中宗朝制詔
多出官中明皇始置麗正殿學士又改爲集仙集賢
以典治書籍然亦別草詔書後置翰林待詔又改爲
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乃爲學士別建學士院於
翰林院之南專掌內命然而學士班序未立廷見之
際各趨本列登正元二年九月始勅與諸司官知制
詔同例學士無定員上至諸曹尚書下至較書郎皆
爲之凡入翰林與諸曹絕迹不拘本司不繫當參初
選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

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後
增試賦一首元和又置承旨一員故事中書之職
正言之制有七一日冊書立后建嫡封庶藩屏臨軒
備禮則用之二日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
政赦有降憲則用之三日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
勤勞則用之四日發旨勅書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
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已上罪則用
之五日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施行者六
日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日勅條
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凡答疏於王公則用皇

帝行寶勞來勲賢則用皇帝之寶徵召臣下則用皇
帝信寶答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寶慰撫蠻夷則用天
子之寶發蕃將兵則用天子信寶元和初學士院別
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
將相日制百官班於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徵召宣索
處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饗道釋之文陵寢薦獻
之表答奏疏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餘則中書舍人
主之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梁
因之後唐同光元年四月置護鑾制書學士尋能之
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其職事竝歸中書舍人開

運元年復置翰林學士三年又賜學士院書詔金印
周初翰林學士嘗祭官五日一起居顯德五年詔令
逐日起居當直則赴晚朝夫代王言頒憲度或以褒
功德或以出爵祿或以撫郡國或以制刑辟皆萬方
之瞻仰百世之流布必在其言雅正其理流暢可以
發揮於治體可以感動於人心與典誥而同風將流
俗而殊貫然後謂之稱職協乎得人矣在於兩漢其
人未顯獨相如視草而已其後魏有衛覬劉放晉有
張華和嶠宋有傅亮南齊有丘靈鞠梁有朱异陳有
姚察蔡立景北齊有祖瑩魏收後周有李德林隋有

虞世基唐有李伯藥岑文本李嶠蘇頌之類皆其彰
灼聞名於世者也復有不察職務近居侍從獨以文
義受乎知獎因而受詔俾乎屬辭則有陸賈之書嚴
助之賦枚臯之祝楊雄之贊王融之序蘇綽之誥虞
綽之銘其文也或以典雅或以溫麗或以敏速或以
體要其人也或以忠謹或以鴻博或以時名或以舊
德雖爲用不一而擅美攸同故有膺縉禮并柄臣者
焉亦有才不踰衆德不自重雖膺一時之寵終貽多
士之羞今竝次其事迹著於編簡凡詞臣部八門

選任

恩獎

選任

夫令出惟行孰可以弗慎官不必備唯在乎得人而况登赤墀之塗遊青瑣之闥居切問之地司誕告之言或申論四方或傾爵庶尹或褒贊治行或發明憲章列辟是瞻生民為則典茲任者不亦難哉豈漢而下曷嘗不慎重其選乃在馳辯博之譽韞清麗之才選衆而舉君職自稱若夫當世之主寤寐賢俊其或篤藝文之好特蒙延獎喜讜直之論首被推擇以至膺所知之論薦聳群君之望實寘於嚴署藹乎休問然後知密勿左右誠資乎君子之儒發揮命令必在乎文士之助者也

乎文士之助者也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帝方好藝文以淮

南王安屬為諸父

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

辯博善為文辭甚

尊重每為報書及賜

賜謂賜書也

嘗召相如視草廼遺

草謂

文之

藁草

嚴助為會稽太守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舊法當使承奉歲計今助

自欲入奉也最凡要也

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

謂非嘗之

及作賦頌數十篇

王褒蜀人宣帝時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得詔金馬門褒與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士放

册府元龜 選任

卷之五

衆大獵也一日 所幸官館輒為歌頌
游放及田獵

晉劉超字世瑜初為元帝琅琊國記室遂從渡江轉

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中興建為

中書舍人

孔衍字舒元初為元帝安東參軍掌記室書文殷積
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

徐邈字仙民東莞始幕人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
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
舍人及為散騎掌侍猶處西省累遷中書侍郎專掌
諭詔改前衛率授太子經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

參綜朝政修飾文詔

宋傅亮字季友晉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
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七年
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
西省如故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直中書
省專典詔命高祖受命表策文誥皆亮之辭也

南齊謝朓字玄暉文章清麗初為明帝驃騎記室掌
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尋拜中書郎出為宣城太
守以選復為中書郎

梁江淹字文通初為南齊太祖驃騎參軍軍書表記

皆使淹其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爲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言遷中書侍郎

任昉字彥昇初爲南齊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雅善屬文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高祖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梁臺旣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

裴子野爲員外郎普通中大舉北侵勅子野爲檄魏文又勅爲書喻魏相元入武帝深嘉焉遷中書侍郎鴻臚卿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制誥

陳陸瓊以文學爲殿中郎武帝時討周廸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累遷中書侍郎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掌詔誥如故

毛喜初爲宣帝驃騎府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辭也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

姚察遷戎昭將軍撰梁史後主纂集兼東宮通事舍人勅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

後魏袁翻少以文學擅美孝明孝昌中爲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竝掌文翰

温子昇爲廣陽王深行臺郎中黃門侍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日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元顥入雒以子昇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後除正員郎仍舍人永熙中爲侍讀亦兼舍人

北齊邢劭字子才後魏光祿卿虬之子文章典麗旣贍且速莊帝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甚嚴

魏收仕後魏爲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收爲封禪書下筆便就不立草藁遷散騎侍郎俄兼中

書侍郎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陳元康爲司徒高昇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舉劇飲舉醉絕神武命求好贊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是能夜間不稱我意司徒掌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間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

後周王褒初自梁國歸爲內史大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洽

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相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誥皆令褒具草東官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乃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嘗從焉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爲通直散騎嘗侍中書侍郎後周武帝平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慰及從駕還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

唐岑文本貞觀中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異蒙復用帝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郭正一爲中書舍人高宗永隆年簡較中書侍郎永淳中正除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

元萬頃爲著作郎則天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述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鳳閣侍郎

周思茂爲右史時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俱以文筆於禁中供奉二十餘年至於政事損益多預焉

崔融長安四年除司禮少卿知制誥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雜出寶頌則天皇后哀冊文及諸大手筆竝手勅付融撰之

賈胄為玄宗太子舍人睿宗時授胄中書舍人胄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皆以詞學見知

蘇頲為工部侍郎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明日加知制誥時李文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

張說為鳳閣舍人歷黃門中書侍郎弘文館集賢院學士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

說子均均俱能文說在中書均均兄弟竝掌綸

翰之任

張九齡為司勳員外郎時中書令張說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尤親重之嘗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俄拜中書舍人九齡以詞學進又視草翰林甚承恩顧韋陟為吏部郎中時中書令張九齡一代詞宗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韋袞為起居郎代宗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累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

吳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通玄德宗建中初策賢良方正通微登文詞清麗等科貞元初竝爲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紆爲昭德王皇后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竝詔通玄重撰

韓臯字仲文晉公滉之子貞元初爲考功員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謨滉之事業臯號泣承命立成數千言帝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

韋執誼貞元年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

學士

高叅貞元中爲中書舍人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綸翰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請皆不許濛又以姊喪在假或須草制宰相命他官以爲之

楊於陵爲京兆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問望發日面辭留拜中書舍人

李建嗜學力文舉進士遷授秘書省較書郎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

權德輿爲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

難除授凡命於朝多甫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
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
獨德輿直禁垣數旬一歸家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
者數歲

白居易憲宗元和初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
厔尉集賢較理文詞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較至結
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在諷賦箴時之病
補政之缺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憲宗納諫思
理渴聞讜言乃召入翰林爲學士

李德裕爲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學士帝在

東宮素聞其父吉甫之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
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

高鉞爲起居郎充史館修撰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
年穆宗憐之而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
學士

韋處厚爲翰林侍讀學士權知兵部侍郎兼史館修
撰敬宗初即位以侍讀及修撰書詔事繁不可兼他
職乃罷侍讀爲翰林學士

柳公權文宗時爲侍書學士太和九年九月癸丑幸
翰林院召學士陳夷行丁居晦及公權對因而授公

權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白敏中居易從父弟開成末爲戶部員外郎武宗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哀病不能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詞藝類居易即日命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

梁趙光喬太祖始授禪自外制入爲翰林學士時詔制叢委中命迅急光喬遣詞供職典而有體時所許焉三年秋以兄光逢作相不樂在密勿之地堅辭得請出拜太常少卿乾化二年復命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後唐王仁裕初仕蜀爲中書舍人蜀亡爲汴州觀察判官末帝清泰中汴師范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佐末帝亦知其有才乃召爲司封員外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周魚崇諒漢隱帝乾祐三年自保義軍節度副使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崇諒晉朝爲員外郎知制誥契册命爲學士漢高祖入汴復召爲學士以母老思歸乞解職侍養漢高祖嘉之命爲本州副使請領郡俸王師討三兇時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爲副使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徵促尅期而辯近鎮供

億深所賴焉會王仁裕請退禁庭選學士議者以爲文字稱職無踰崇諒乃復徵之至太祖時崇諒母病篤太祖許歸侍養廣順三年復徵之崇諒累表辭以母病難於違養太祖賜詔曰卿向以母親高年久嬰疾恙解職歸止徇意承顏始於疾辭今聞疾愈臻此康寧之福繇其感應之誠苟徵命以猶稽則才能而虞滯復乃職位式作論思載覽表章尚形眷戀諭以前詔俾之侍行子道旣以光揚君恩亦須承順速宜祇赴無或再三崇諒認詔意不敢堅辭復表言比及撰行節氣凝滋乞至春煖奉親歸朝許之仍詔本州

給行裝借馳馬送至京師授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恩獎

古稱登高必賦可以爲大夫蓋取其感物造端材智深美而能圖事者也厥後選任文學之士置之近密乃有潤色鴻業宣行大事陟降帝右居處禁中或受對從容或賞賜優洽激其清節褒以美詞使榮冠一時名垂千載儒者之遇於斯爲盛

漢王褒字子淵宣帝時與張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游放及田獵也

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

賜帛

魏邨渾黃初爲博士給事中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十疋

晉劉超字世瑜元帝時爲中書舍人職典文翰而處身清苦衣不重帛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錫無德而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南齊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畧身安麤糲嘗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陳陸琰爲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後魏董紹爲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宣武所賞孝明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疋

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爲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後主以爲未能盡善令和云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審朕意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

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後王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

薛道衡開皇中爲內史侍郎高祖每日薛道衡作文書甚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功也

虞綽煬帝大業中爲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元叅等四人嘗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

唐徐齊聃咸亨中爲西臺舍人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勅間來往焉

蘇頲開元初爲中書侍郎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對進題云臣頲撰朕要畱中披覽其禮遇如此徐浩大寶末爲中書舍人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于郾德宗建中初爲中書舍人尋兼禮部侍郎加史館修撰爲三司使當撰上尊號冊文賜階銀青當是

時朝廷有大詔令皆出於御

姜公輔建中初爲左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叅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

吳通玄建中初爲諫議大夫知制誥詞藻婉麗德宗尤憐之時有詔李紆爲昭德王皇后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竝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不憚然重之如此

陸贄建中貞元中爲翰林學士艱難中爲內職行止輒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德宗特所親信待之不以嚴特見從容言笑之際或脫玉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爲陸兄同職莫敢望之初德宗自奉天適梁州山路危險徃徃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泣募於衆曰有能得贄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皇太子已下皆賀贄母韋氏在江東時詔中使迎至京師道路以驛摺紳以爲榮及母卒將合葬於河南復詔中使徃護其父柩至河南葬焉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入見之日德宗爲之改容致詞以

張之

權德輿貞元末爲中書舍人獨立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

張仲素爲翰林學士元和十三年淮西平憲宗御麟德殿對仲素及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紫賜文昌等以緋

令狐楚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撰元和辯謗畧書成帝嘉其該博轉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崔郾爲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讀半歲有餘未嘗聞臣經義

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穆宗曰俟朕機務稍閒卽當請益學士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以錦綵焉高鉞爲兵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長慶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鉞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鉞錦綵七十疋轉戶部郎中知制誥

路隨爲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太和元年四月曠後召隨已下對於大液殿各賜錦綵銀器

鄭覃爲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大液亭召

單已下爵賜之錦綵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帝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

警句曰傷君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宮錦

杜讓能中和中為翰林學士時僖宗幸蜀關中用兵

書詔重委讓能草辭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

之遷戶部侍郎承旨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學士承旨專掌文翰下筆

稱旨寵遇踰倫

盧質為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明宗長興初賜號

論思輔佐功臣

非常例也

李憚為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憚及程遵

崔拙和凝李崧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等賜食

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別內外李憚對曰王言本舍

人所掌祇自肅宗舉兵靈武後軍中逐急時令學士

草詞自後乃分職命將相繇內群臣繇外其實一也

食畢人賜馬一匹衣一襲

周扈載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從駕南征迴召為翰

林學士賜緋時載卧病不能朝謝者數月一日乃力

疾就直帝軫其羸薈賜告歸第仍降太醫視疾其寵

遇也如此

冊府元龜詞臣部

卷之五百五十一

賜也吹也

夷嶽直帝傳其痛齋恩告親榮外制太醫厥疾其歸
林學士顯赫報韓州詠不銷時橋各幾月一日江九
風高難為水暗員以所成歸請濟世南五歐各為儲
會畢人懇無一四天一葉

草隨自發八公鄉命休休繼內鞅日冠長其實一也
入西掌脈自肅宗舉兵靈先發軍中發急報令學士
帝曰其尊王言所以公限內收李對儲日王言本會
嘗此味疑李崧舍人王弼其即鼓李籍呂微等恩文
李對無儲林學士末帝一日所實壽樂台對文殊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詞臣部

詞學

才敏

器識

詞學

自漢氏之後代言潤色之任歸於省闈非夫學窮物
表識通治體藻翰英發可以丹青帝載文辭雅奧可
以揚導天律亦何能憲章古昔發揮號令使溫純郁

穆有上世之風烈哉乃有練識舊典博通經術鋒氣宏拔章彩彬蔚典暢情理率循軌度祖述前訓綽有遺妍約束機務洞臻體要以至藹稱職之譽增時又之美或屢蒙嘉獎或專以委任布於佳話良以躋歟魏劉放初爲太祖記室文帝明帝時爲中書令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

吳胡綜爲大帝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凡自文帝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畧皆綜之所造也

晉孔演爲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爵是元明

二帝竝親愛之

范甯爲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康帝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

南齊丘靈鞠宋末爲正員外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勅知東宮手筆靈鞠宋時文名甚盛

王融爲中書郎世祖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禊宴朝臣詔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

梁任孝恭爲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啓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公家筆翰
朱异爲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周捨卒後
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竝兼掌
之
丘遲爲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武帝著連珠詔群臣繼
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
陳徐陵初仕梁爲吏部郎掌詔誥有陳創業文檄軍
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
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文徒接引
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

姚察爲中書侍郎歷嘉德宣明二殿及東宮三學士
每有制述多用新奇專志著書白首不倦徐陵名高
一代每見察述作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
學無前汝可師之也
後魏趙逸爲中書侍郎太武神麌三年三月上巳帝
幸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
崔光本名孝伯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
文所知待嘗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
之文宗也

高閭爲中書侍郎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

篇其文亦高允之流世稱二高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收後爲散騎嘗侍兼中書侍郎神武入朝靜帝授以相國固令收爲啓啓成上王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又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新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短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有志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已周悉此亦難有又侯景旣陷梁土

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諭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廢帝卽位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楊休之叅政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家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

邢劭字子才爲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容麗累遷中書監文宣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附令劭爲之序

崔陵為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陵所為

荀士遜為中書舍人以文辭見重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

顏之推為中書舍人帝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誥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技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

後周劉祥字休徵為內史上士高祖北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穎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兢一時
牛弘為納言上士伐專掌文翰甚有美稱

唐徐齊聃高宗時為西臺舍人齊聃善於文詞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極仍勅間日往來

郭正一為中書舍人後為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其手出當時號為稱職
劉憲字玄度則天時為鳳閣舍人文詞為世所稱

李嶠爲鳳閣舍人則天深加禮待朝廷每有大文詞令嶠爲之

崔融爲司理少卿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

賈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許景先開元中爲中書舍人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斬絕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

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

席豫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

齊澣爲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孫逖爲中書舍人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會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

韋陟爲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詞宗爲中書令引陟

為中書舍人與梁迺對掌綸誥時人以為美談
 嘗袞代宗永泰中為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
 重與楊炎同掌制誥時稱為營楊
 崔元瀚德宗時為禮部員外郎竇參為相舉知制誥
 詔令溫雅合於典訓
 令狐楚為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牋表制誥每為一
 詞纔成眾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為翰林學士
 王仲舒元和中為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
 即出人皆傳寫
 元稹穆宗長慶初為禮部郎中知制誥詞誥所出變

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繇是極承恩顧稹嘗為長
 慶宮詞數十篇京師競相傳唱

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文宗嘗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
 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

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臣欽若等曰時
 丁居晦袁郁竝

為學士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

題於殿壁

梁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居兩制之重
 祖述前載甚得土言之體

後唐李琪初仕梁專掌文翰下必稱旨寵遇踰倫是

時琪之名播於海內

趙光逢為禮部郎中歷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

左丞翰林承旨

周申文炳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為文

典雅有訓誥之風

才敏

仲尼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傳曰敏則有功又曰敏於事蓋敏之時義遠矣哉若乃祇率官次躬膺明詔國典有稽緩之禁公家有疊委之命至於奉聞宴陪豫游授簡為文無容宿構於坐立奏煥然成章非

英氣積中天機俊發又安能翰動若飛筆不停綴措

辭令於俄頃獻嘉頌於行在夫如是則持橐簪筆端

神束帶竝集龍鳳之署待詔承明之廷斯謂無曠其

職者也若乃不野不史有德有言然後親日月之光

潤金玉之度始可以無媿矣

漢枚臯武帝時為郎武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

臣喜枚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禰祀

禮月令祀於高禰高禰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

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

戒終令慎終如始也臯為賦善於朝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

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
弋獵射馭狗馬楚鞠刻鏤

楚足楚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楚蹋為鼓樂也

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

吳薛綜為尚書僕射大帝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

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大帝曰復為兩頭

謂更添一頭更

祝之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善

晉鍾會為中書侍郎時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

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

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

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是景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

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

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

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

二鼓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林也

南齊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太祖廢蒼梧明日呼

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

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勅令及四方

書疏使主書七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

梁裴子野掌中書詔誥高祖普通七年王師北伐勅

子野為諭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

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竝歎服高祖日子野而言曰其文甚壯俄又勅爲書諭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勅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奏之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尙華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時或有詆訶者及未皆翕然重之或問有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于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

中書侍郎

朱异普通中爲散騎嘗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正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竝掌典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許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紕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任孝恭爲中書通事舍人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下留思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

蕭介博涉經史善屬文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

變目若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劉孺為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

到沆為太子洗馬通籍文德殿學士省時高祖謙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

謝徵為鴻臚卿時後魏中山王元晷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稱監焉

謝監為吏部郎嘗侍高祖坐勅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

王規為黃門侍郎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為侍中

褚翔為太子舍人宣城王王簿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五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

陳蔡景歷高祖初為中書通使舍人掌詔誥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為當世所稱

顏晃文帝天嘉初爲中書舍人掌制誥其表奏詔書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

陰鏗幼聰慧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卽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

傅縡爲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王所重

後魏徐紇字武伯少好學有明理頗以文詞見稱靈太后臨朝紇爲中書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

誥命莫不繇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裁亦不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竝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永其指授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有存於世

高恭之字道穆爲中書舍人元顥逼虎牢道穆勸莊帝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元天穆於滎陽別徵爾朱王赴河內以犄角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

知乘與所在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
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干
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
七步之才無以過此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
大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侯景叛入寇梁南境文襄
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
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
帝嘗遊東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譬諭關西俄頃而
花同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收自東魏孝靜武

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
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有同宿構
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將
杜弼爲大行臺郎中從武帝破西魏於邛山命爲露
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

盧詢祖有學術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
李祖勳嘗宴文士文宣使小黃門勅祖勳母曰茹茹
旣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
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上
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

後周呂思禮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太祖歎其工而且速

隋楊素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武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唐顏師古武德初爲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奏請填委師古性旣明敏達於從政凡有詔誥皆成其手

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六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僅六七人隨口便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張昌齡弱冠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及第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俄頃而就帝甚悅楊師道爲侍中時太宗好五言詩見師道所製咸稱善嘗宴近臣謂師道曰卿善篇什工毫翰如聞醜賞之際援筆直疏有如宿構今可試爲之師道拜伏奉詔造次便成畧無點竄仍令再三吟誦舉坐莫不嗟賞

許敬宗爲太子左庶子兼修國史貞觀十九年從太

宗征遼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及岑文本卒于行所驛召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自是專知制誥韋承慶爲鳳閣舍人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後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時易之等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詔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擾援筆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

劉禕之字希美則天臨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

王勳長壽中爲太子典膳兼知鳳閣舍人事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勳乃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之

劉幽求爲朝邑尉夜從玄宗平韋庶人是夜所下詔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求
蘇頲爲中書舍人景龍四年玄宗初定內難屬機事

填委文誥萬計類在太極殿後手操口對無毫釐差
誤主書韓禮談子陽傳書草詔屢謂類曰乞明公稍
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
思如涌泉嶠所不及也

李白天寶初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
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矣召人以水
洒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徐浩肅宗初爲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
浩浩屬詞贈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
丞

韓臯字仲文父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臯爲考工員
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諷滉之
事業臯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陸贄爲翰林學士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
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端萬緒一日之
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
旣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日吏應答不暇
同舍皆服其能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
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韋處厚穆宗時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敬宗嗣位詔

以本官充翰林承旨學士每草詔立就愜會帝旨
柳公權文宗時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從幸未央宮
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物久不及
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輦前奉賀上曰單賀未
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
雖無戰今春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月得春衣上悅
激賞久之

封敖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思敏速語近而理勝
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

陸展昭宗時爲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
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

後唐劉岳昭宗末爲殿中侍御史召入翰林爲學士
岳爲文敏速好詼諧秉筆無滯

李琪初仕梁爲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
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
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
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

器識

夫天地粹和之氣賢者稟之而生故蘊而爲器識發
而爲事業乃有踐禁掖之地居文翰之職沉默以遠

勢謙讓以鎮俗敷陳嘉誥聿沮於羣議罄竭明誠克
清於大慙或見事於未兆或形言於必中或應機立
斷或守正不回斯皆國家之光生民之秀咸用論次
垂諸不朽者也
齊傳昭明帝時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
下昭獨廉靜無干預
唐楊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
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
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
秩同列給受宐均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大曆十三年六月隴州汧源驛
河西軍都虞侯趙貴莊營田有貓鼠同乳不爲害隴
右節度使朱泚籠而獻之代宗遣內常侍吳承倩出
示百寮宰臣常袞等及文武百寮蹈舞稱賀祐甫獨
不賀曰猫者猛鷲之類本合食鼠猫鼠不相傷是反
天性違物理也不宐稱瑞對百寮白于袞袞愕貽久
之謂曰國家祥瑞舍人獨執異見聽舍人自奏祐甫
將附中使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曰今日中使吳承
倩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寮者臣知天生萬物剛
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

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除害
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
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又曰石鼠石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
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
以時殺獲為國家用此之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猫
受人養棄職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
勒扞敵又接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文以茲
稱賀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海至紛綸
雜沓史不絕書若以劉向五行論此恐須申命憲司

察視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為
害輒塵宸旒伏勝戰越宰臣常袞以為和同之象上
表陳賀及祐甫疏入帝甚嘉之不復省常袞之表
陸贄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贄性忠盡既居近密感人
至重知思有劾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
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贄嘗啓帝曰
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安痛自引咎以感動人
心昔湯武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
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
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

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

姜公輔爲翰林學士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嘗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奏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則必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無所及帝曰已無及矣

李昭初自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暮日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繇刺史玷綸闈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大凡已合當之而不爲則有陳讓之儀理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

韋處厚爲翰林學士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作難是時變起宮闈事生倉卒處厚博通古今雅有體識其夕制置皆處厚詳定旣行無不得禮爲

時所伏時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更事恥諱遂奉藩教行焉後唐盧導明宗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事

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修睦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辭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卽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地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卽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晉李懌初仕後唐天成初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作一詩一

賦下貢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
 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擇為之
 懼笑而答曰李憚識字有數項歲因人偶得及第敢
 與後生髦俊為標格假令今却業進士就春官求試
 落第必矣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原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詞臣部 三

獻替第一

夫獻可替否弼違箴闕竭慮以盡規犯顏而無隱者
 真邇臣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列位扃闔
 備問清宴而能蘊直方之節勵忠盡之誠罄其智慮
 思有云補或削牘為奏極於敷陳或乘間以言冀其

冊府元龜

詞臣部

卷之五百九十一

感悟嘉話溢於前籍英風聳乎來裔自非秉彝有守
持正無撓以謬諤爲已任靡循嘿而取容不苟貪於
寵靈期有利於社稷者又孰能批逆鱗之威進苦口
之說哉

唐裴灌爲中書舍人睿宗太極初炎旱寺觀興役灌
上疏曰臣謹按禮經春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
可以興土工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
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應也今自春
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
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繇近日

已來雨雖不多僅得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棄本者
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逢時言在乎時不可失也
今春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工之日而土木方
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桑妾飢寒之源故
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三築
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不時作南門
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
防深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
公私營造及諸處和市木等竝請且停則蒼生幸甚
若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假黎元飢寒

之弊哉帝覽而善之
蘇源明爲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肅宗乾元二年十月
詔以十七日幸東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爲行營兵
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爲中京留守時公卿皆
獻書進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
曰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籲
天而訴稽首而祈竭誠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
毒若僭若狂以爲雨淫孟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
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間十已耗半
方且歛穫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祗頓

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焚之甚不可二也臣
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爨仆于行
門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餒人或求食死於路
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連牆盜兒接棟磨
礪以須陛下出爾前麾凌于灞上兇人肆于城中御
史大夫必不能幅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
殷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載季夏爾聖皇巡蜀後大
都內府財貨朝臣富民資產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
馱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如此一至於此是况陛下
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者必爲利

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掖給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罽
音柳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宜速下詔書罷東幸不
然窮隸樂禍已扼腕爾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畿者
河洛釋騷侮侯服者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
采之彼思明康楚元者采菽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
萬乘而媒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為
盜境淮東江西又見修阻王公已下未給廩祿將士
已來且支日月陛下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
有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為中官指使
太常正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事待郎五六年

後隨事進退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
能拔河陽尚書王思禮應下晉原中丞衛伯玉勁卒
接焉者過析支不日且至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
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關口過二室揚州長史鄧景
山凌長淮餽梁汴然而狂賊失身蹙于緱氏山北不
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坐而
受之而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於天
地神祇第付之有司享之牲幣則已夫何求哉記曰
不祈土地今方士蠢愚巫祝淫瀆妄有闕說甚不可
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

幸不幸之謂虐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毀而罪之凡百之臣如昌言于朝有萬之口必錯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諫於父且焉得爲孝乎臣不諍於君又焉得爲忠乎不孝不忠而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玄微養和淡泊天下幸甚帝省表遂不東幸

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時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邊北邊連爲寇盜侵逼袞累上表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

令狐峘爲中書舍人德宗初卽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遇昌運謬參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焉臣嘗讀漢書見劉向抗疏論王者山陵之式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制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

不友也景帝非不孝也其葬君親皆守微薄至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臣秦始皇葬於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故桓魋爲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是以漢脩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爲飾繇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佑利於人也四方底

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度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取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緣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爲緣飾陛下恭順先帝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伏惟陛下遠鑒虞夏周漢之儀深惟夫子釋之之戒

虔奉先旨俯遵禮經爲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頒行諸條猶未出因之奉遺制敷聖理固其時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聖王擇焉况臣忝職史官親述睿德恥同華元樂舉之爲臣也願以禹舜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祇犯聰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爲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理非唯中朕之病兼亦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從

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

加卿

姜公輔建中初爲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四年涇原兵反帝將出自苑便門公輔俯諫曰朱泚嘗總涇原兵以朱滔故坐奪其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陪鑾駕忽羣兇立以爲帥恐必爲後害臣昔嘗陳奏云陛下不能寬懷待之當殺之養猛獸自爲患悔且無及帝卒愕不遑聽且曰已無及矣

陸贄建中初爲祠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性忠蓋旣

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四年涇原兵叛從幸奉天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德宗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竝宜改更衆欲於朕舊號之中更加兩字其事如何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識靈譴不

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謂或稱皇或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運屯否事屬艱危尤宜恐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旣好謙天

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帝納焉但改興
元年號而已初德宗倉皇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
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文帛及賊泚解圍諸藩
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
林大盈二庫名費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婚乃
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
費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
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典獻不入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
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厲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
行殿忽覩右廊下榜列二庫之名慢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者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
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或急形謗讟
或配肆謠言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
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頂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捍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
息迨將五旬凍餒夾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
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欲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
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
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
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
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
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

終日帝嘉納之令去其題署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
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
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
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帝忿其弑逆
心不能容旣至漢中楚琳使來絕不召對贊諫曰楚
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
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
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
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
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

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
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帝釋
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時帝又欲以
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
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贊奏曰
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
走從行而已恐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
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
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
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送赴行在贊不時奉詔進狀

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
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
憤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壤於絕
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繇陛下至
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
德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闈失守宗祧繼逆于
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
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
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
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

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尤恐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少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故武王尅殷有未及下車而爲

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

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
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
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
藝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
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自車駕播遷贊奏云方今
詔書宐痛自引過罪已以感動人心昔湯武罪已致
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昭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
其國至今稱爲賢君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
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
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

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帝之尅復寇難旋
復天邑不唯神武之功爪牙寘力蓋亦文德廣被腹
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
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
時見之卽知諸賊不足平也

衛次公貞元末爲左補闕充翰林學士順宗在諒闇
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
處內庭多所規正

李吉甫憲宗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中書
小吏滑渙與知樞密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

去之及劉闢反憲宗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繇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繇是甚見親信

李絳元和初爲王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孜孜規諫爲已任憲宗初卽位叛臣李錡阻兵于浙右錡旣誅朝廷將輦歸其家私財帛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畧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竝以賜本道百姓今年租賦則百姓欣戴四海歌詠也帝覽狀嘉之

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旣爲神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且上聞令翰林爲之文加之厚貺絳卽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治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竝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之興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

姓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損聖政近者聞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宐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此碑旣在安國寺卽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宐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帝覽狀卽時不令建立先是軍中已建碑樓猶延候帝旨不令毀去帝知之令以牛數十

枚倒絳又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帝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宐帝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恐威福大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爾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帝見其誠切不迴怒色卻散稍慰諭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者卿悉言

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命與改官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陷將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得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規益憲宗每有詢訪多叶事機此豈可良崔群元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

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繇上言群堅不奉

詔三疏論奏方允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

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群議屬意澧王欲以威權自

樹賴憲宗明斷不惑及將冊拜太子即穆宗也詔群代澧

王作讓表群奏曰凡事已合當而不為則有退讓澧

王非嫡不當立復何讓焉憲宗深納之又魏博節度

使田季安進絹五千疋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為事實

無名體尤不可請止絕所進群前後所論率多聽納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監察御史

元稹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於憲

宗前抗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公佐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陛下從此無繇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

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聽因此獲罪至於爭聽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寔損聖德臣恐從今以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已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

王綱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改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繇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繇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

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賞賜殿材成其正宅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宐憲宗深然之帝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帝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七十人居易面

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帝多聽納

李德裕穆宗長慶初爲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道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上疏曰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係親密並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等輒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

已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焉

